

廖彥博
著

抗戰史新視界。

決勝八年



天下文化

抗戰史新視界。

決勝 看八年

廖彥博 著

社會人文 BGB407

決勝看八年

抗戰史新視界

策畫－中國近代史學會
作者－廖彥博

出版事業部副社長／總編輯－許耀雲
副總編輯－王聰茹
社會人文總監－吳佩穎
執行主編－項秋萍（特約）
責任編輯－賴仕豪
美術指導－張治倫（特約）
封面及美術設計－張治倫工作室 廖得好（特約）
圖片提供－國史館、黨史館、中央社、白先勇

出版者－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人－高希均、王力行
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 董事長－高希均
事業群發行人／CEO－王力行
出版事業部副社長／總經理－林天來
版權部協理－張紫蘭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陳長文律師
著作權顧問－魏啟翔律師
地 址－台北市 104 松江路 93 巷 1 號 2 樓
讀者服務專線－（02）2662-0012 | 傳真－（02）2662-0007；2662-0009
電子信箱－cwpc@cwgv.com.tw
直接郵撥帳號－1326703-6 號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腦排版－張治倫工作室
製版廠－東豪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印刷廠－祥峰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裝訂廠－晨捷印製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2517 號
總經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8990-2588
出版日期－2015 年 6 月 29 日第一版第 1 次印行

定價－360 元
ISBN－978-986-320-756-6
書號－BGB407

天下文化書坊 <http://www.bookzone.com.tw>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決勝看八年：抗戰史新視界 / 廖彥博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遠見天下文化，
2015.06
面；公分. -- (社會人文；BGB407)
ISBN 978-986-320-756-6(平裝)

I. 中日戰爭

628.5

104010117

抗戰史新視界

決勝 看八年

【目錄】

004

序

新視界出現後，期待史詩

◎呂芳上

008

第一章

七月七日深夜的盧溝橋

第二章

030

血肉長城：淞滬會戰

第三章

056

「到大後方去！」

第四章

078

大戰台兒莊

第五章

098

苦難深重

第六章

122

重慶大轟炸

314	282	258	238	220	180	144
參考引用書目	勝利的代價	天亮前的堅持	驚天動地：衡陽保衛戰	「一號作戰」：日本空前攻勢	遍體鱗傷的強國	孤軍奮戰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抗戰史新視界。

決勝八年

廖彥博 著

抗戰史新視界

決勝 看八年

【目錄】

004

序

新視界出現後，期待史詩

◎呂芳上

008

第一章

七月七日深夜的盧溝橋

第二章

030

血肉長城：淞滬會戰

第三章

056

「到大後方去！」

第四章

078

大戰台兒莊

第五章

098

苦難深重

第六章

122

重慶大轟炸

第七章

孤軍奮戰

144

第八章

遍體鱗傷的強國

180

第九章

「一號作戰」：日本空前攻勢

220

第十章

驚天動地：衡陽保衛戰

238

第十一章

天亮前的堅持

258

第十二章

勝利的代價

282

參考引用書目

314

序

新視界出現後，期待史詩

「如果戰後沒有內戰，有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史家一定會把這些抗日的歷史寫成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美國史家 Lloyd E. Eastman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正式投降，中國人總算渡過八年如夢魘般的悲慘歲月。

在戰爭中，日本固然掉入了難以自拔的「中國泥潭」(China's quagmire)，中國國民政府則在獲得遍體鱗傷之皮洛式勝利(Pythic victory)後，隨即江山易色，勝利者反變成另一場戰爭的失敗者。其後政局的演變，似乎很難給兩岸史家環境和時間，寫出一本恰如其份的抗日戰爭史。

如果說抗戰是八年，那麼「九一八」後的六年是中國忍氣吞聲、一再退讓的隱忍時期。七七事變應該是中國人吃盡苦頭、退無可退的情況下，為求生存而奮起的開端。此後的九十七個月，在烽火下的中國百姓，過的何止漫漫長夜。八年中，前五十三個月，中國孤軍奮鬥，後四年才有盟軍並肩作戰，其間大小戰鬥無數，國軍確實是勝少敗多，即使勝利前夕，說國命堪危也不為過。此中原因之一是敵我國力懸殊，國軍應戰有如以中古戰士對上現代化的日軍，靠的是堅忍和毅力。一九四〇年在湖北棗陽戰役中，第三十三集團軍司令張自忠與敵激戰九晝夜，命令部隊死守陣地，沒子彈用刺刀、用大刀、用石頭、用牙齒與敵纏鬥、拚個死活，這是以原始身軀對付現代武器的場景；又如戴安瀾，一九四二年三月率二〇〇師遠征軍入緬作戰，英軍司令佩服他帶著為數有限的精銳之師，遠征異域，竟能以寡擊眾殲敵五千，最後魂留異邦。

從戰前到抗戰末期，國軍在裝備、補給和訓練，都未上軌道，多半官兵素質不佳。這樣的軍隊能打垮強悍的日本「皇軍」，已故的美國史家易勞逸（Lloyd E. Eastman）說過這麼一番話：

為國府說句公道話，它與一個組織、訓練、裝備上占絕對優勢的敵軍戰爭中，堅持了整整八年。與法國相比，法國對德國的抵抗，僅僅六個星期便崩潰了；和

英國相比，英國從美國獲得大量的物資支援。所以中國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蹟。

他又說如果戰後沒有內戰，有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史家一定會把這些抗日的歷史寫成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

其實，二戰中的中國戰場抗日史，最需回答兩個問題：一是從抗戰開始，中國即面臨一個必敗的局面，卻終於贏得最後的勝利，靠的是什麼？二、勝利者於戰爭結束後，隨即遭逢失敗，勝敗之間，又有什麼關鍵因素？戰爭要付出怎樣的代價？抗戰的價值與意義何在？這本書透露一些玄機。

作者廖彥博是史界青年俊秀，他知識廣博、筆端細緻、文字優美，其著作極能吸引讀者。由於篇幅限制，本書對抗日戰史不能暢所欲言，因此在寫作手法上，試圖在複雜中尋求簡單，在熟悉中找出陌生。因為「簡單」，可以讓讀者很快掌握八年抗戰史的輪廓，明白戰爭始末；因為有「陌生」，故可以屢見新說，不會人云亦云，了無新義。尤其重要的是，這一本書看不到政治教條、信仰口號、偉人說教、特定史觀等陳腔濫調，取而代之的是戰時中國的人與事。顯然作者深切瞭解：歷史作品如認同特定主張，依附權勢，必會據其偏見「發明」歷史，必會隨政

局浮沉；但如能依靠文獻，據實以道，就會「發現」歷史，給人客觀與信賴。這本抗戰史，有回溯、有前瞻，有多角度的回想、多元的詮釋，是部「信而有徵」、「不落俗套」的歷史著作，是中國抗戰勝利七十年的最佳獻禮。

呂芳上 謹誌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本文作者為歷史學家，
尤專長於中國近現代史。
曾任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現任國史館館長。

第一章

七月七日 深夜的盧溝橋





1937.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在河北省宛平縣郊的盧溝橋，中日兩國的軍隊發生了一起意外衝突事件，史稱「七七事變」，從而引發了中國的全面抗戰。上面這段話，幾乎每個名詞背後，都各有一段故事可說。

讓我們先從盧溝橋說起。這座華北最大的聯拱石橋，始建於金章宗明昌三年（一一九二），橫臥在永定河上，已經有八百年之久了。元朝時，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就曾經來到這裡。在他的遊記裡，描寫盧溝橋是一座「巨大壯麗的石橋」。於是，在西方，盧溝橋就被稱做是「馬可波羅橋」。

盧溝橋的石造橋墩呈銳角造型，以破解冬季河面漂浮的堅冰，稱「斬龍劍」；盧溝橋面上，每隔一步半，就有一根望柱，每根望柱都雕有多頭石獅子。因為多次整修，獅子數量很難精確計算，所以老北京有一句歇後語：「盧溝橋的獅子——數不清」。清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盧溝橋曾經重修，之後乾隆皇帝在橋畔的碑亭御筆題下「盧溝曉月」四個大字。這四個字的典故，源自從前北京人送客，盧溝橋是送別的終點，離人和送行者在此作別，依依不捨，直到月亮落下，天將破曉，方才道別。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這天的盧溝橋，沒有月光。七月的北平，正進入初夏時節，入夜後氣溫稍涼，在攝氏二十到二十五度之間，不久前才下過雨，夜空烏雲厚重，

偶爾颳起陣風。七日晚間十一時，離北平十五公里外的宛平縣，日本軍隊在盧溝橋北側舉行軍事演習。日軍突然以士兵失蹤為由，要求進入縣城內搜索，在被中國守軍拒絕之後，日軍包圍宛平縣城，在凌晨三時四十分開始砲擊盧溝橋中國守軍陣地，中國軍隊開槍還擊。「七七事變」爆發。

宛平縣城郊為什麼會有日本軍隊？日軍又為什麼要舉行軍事演習，並且執意進入縣城搜索？

擴大與否難抉擇

攻擊盧溝橋畔中國守軍的日本部隊，在編制上屬於支那駐屯軍步兵第一聯隊。日本支那駐屯軍是八國聯軍之役後的產物。一九〇一年清廷與各國簽訂《辛丑和約》，規定各國可在北京到山海關之間駐紮軍隊。日本便依據條約，向北京派出清國派遣軍，民國建立以後，更名為支那駐屯軍。該部隊共有五千六百多人，司令部設在天津，在北平、天津各有一個步兵聯隊。

支那駐屯軍，只是日本對中國進行逼迫的其中一環。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躍居帝國主義強權，就希望能建立起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秩序。一八九五年，日本陸、

海軍在甲午戰爭中擊敗李鴻章的北洋水師與淮軍，逼迫清廷割讓台灣。一九〇五年，日本與俄國會戰（戰場在中國東北），打敗俄國，取得東三省利權。此外，日本在廈門、漢口、上海等地設有租界，日本浪人在中國各地蒐集情報，日本海軍陸戰隊在上海築有要塞式的堅固營房。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自行炸毀瀋陽附近柳條溝的鐵軌，稱是中方所為，以此為理由攻打瀋陽。東北軍在「少帥」張學良指示之下，不予抵抗；日軍在八小時內攻下瀋陽全城，整個東北，在一百日之間，完全落入日本之手。隨後，日本扶植前清遜帝溥儀為執政（後來即帝位），以新京（長春）為首都，在東三省建立「滿洲國」。

取得了東北，日本的下一步，是進行「華北特殊化」，使河北、察哈爾兩省脫離中國中央政府的控制。一九三三年，中日兩軍在長城爆發軍事衝突，雖然中國軍隊在幾次戰鬥當中占了上風，但是在日軍迂迴包抄之下，北平、天津受到威脅，因而簽訂《塘沽協定》，中國軍隊撤到長城以南。一九三五年六月，日本軍方又藉由一連串的事件，以動武威脅，迫使中央政府的黨、政、軍人員和機關撤出河北、察哈爾兩省，而且要求中方取締軍民的排日行為。

這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時的華北局勢，「七七事變」在日方看來，仍然算是許